

经典散文译丛



GILBERT WHITE

THE NATURAL HISTORY
OF
SELBORNE

塞耳彭自然史

[英] 吉尔伯特·怀特◇著

缪哲◇译

花城出版社



经典散文译丛



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

自吉尔伯特·怀特的不朽的《塞耳彭自然史》出现后，世上遂有此一类愉快的书籍发生……在有百十册讲英国各地自然史的书出现之后，怀特的书仍旧保存着他那不变的姿媚与最初的新鲜。这是十八世纪所留给我们的最愉快的遗产之一。

——〔英〕戈斯《十八世纪文学史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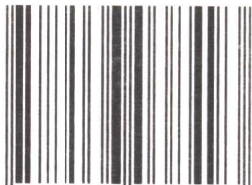
这组信的趣味，今天多在于文学……尤为我们所重者，是它的宛如图画，是它生动、逼真地描绘了生活的某一时期……那样的时代，如今已成往事……那时候的时间，还不是金钱，而是享受、修养和自我发展的机会……而在我们狼奔豕突的现代生活里，这样的日子，已散如烟云。

——〔英〕格兰特·艾伦

《塞耳彭自然史》——这个名字一看有点生硬，仿佛是乡土志里讲博物的一部分……然而不然……这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一异彩，出板一百五十年来流传不绝，收入各种丛书中，老老小小，爱读不厌。

——周作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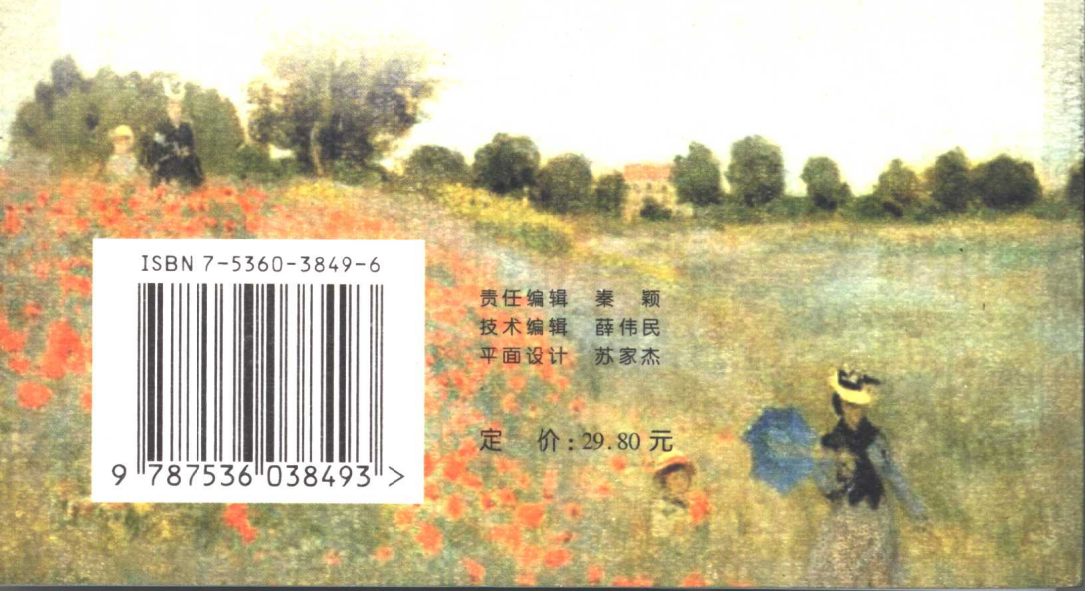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60-3849-6



9 787536 038493 >

责任编辑 秦颖
技术编辑 薛伟民
平面设计 苏家杰

定 价：29.80 元



经典散文译丛



塞耳彭自然史

[英] 吉尔伯特·怀特◇著

缪哲◇译

花城出版社 中国·广州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塞耳彭自然史

(英)怀特(White,G.)著;缪哲译.

- 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2.7

(经典散文译丛)

书名原文: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

ISBN 7-5360-3849-6

I. 塞 ...

II. ①怀 ... ②缪 ...

III. 散文-作品集-英国-近代

IV. I561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2631 号

责任编辑:秦颖

平面设计:苏家杰

技术编辑:薛伟民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

(南海市桂城叠南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7.5 1 插页

字 数 400,000 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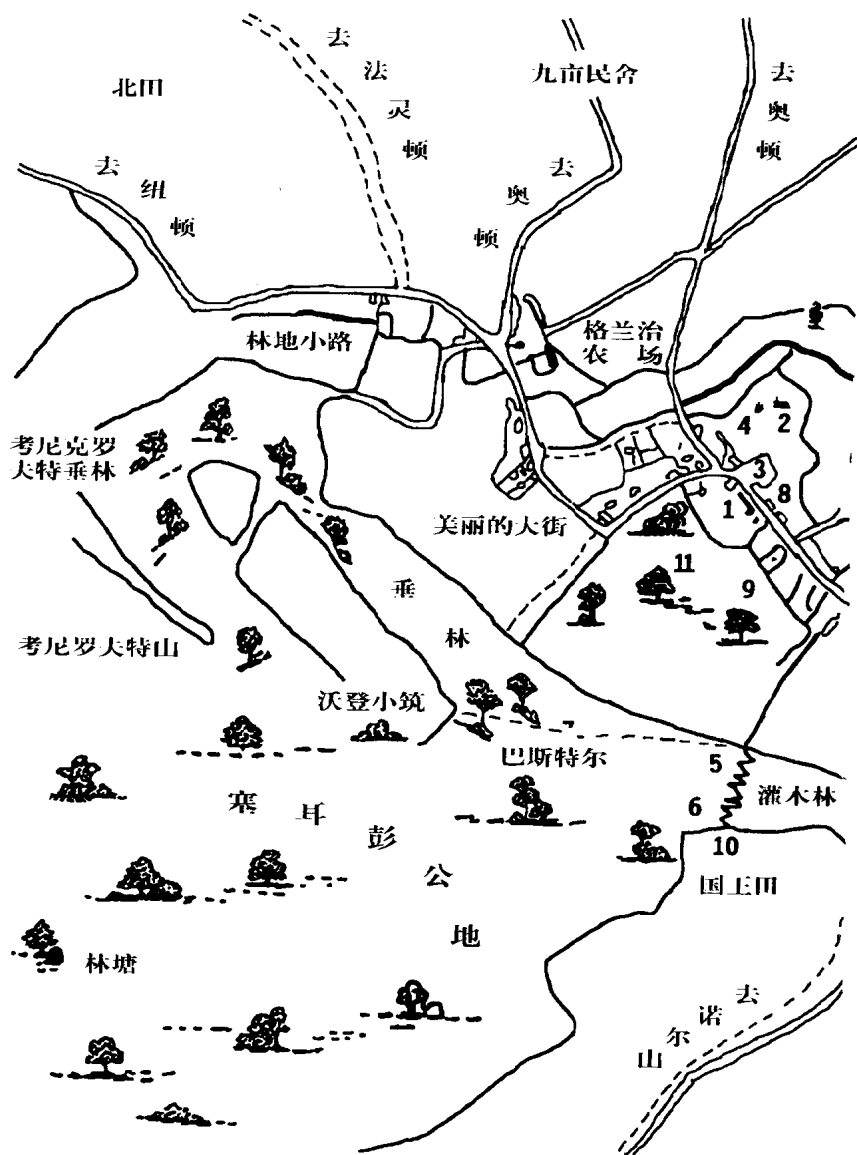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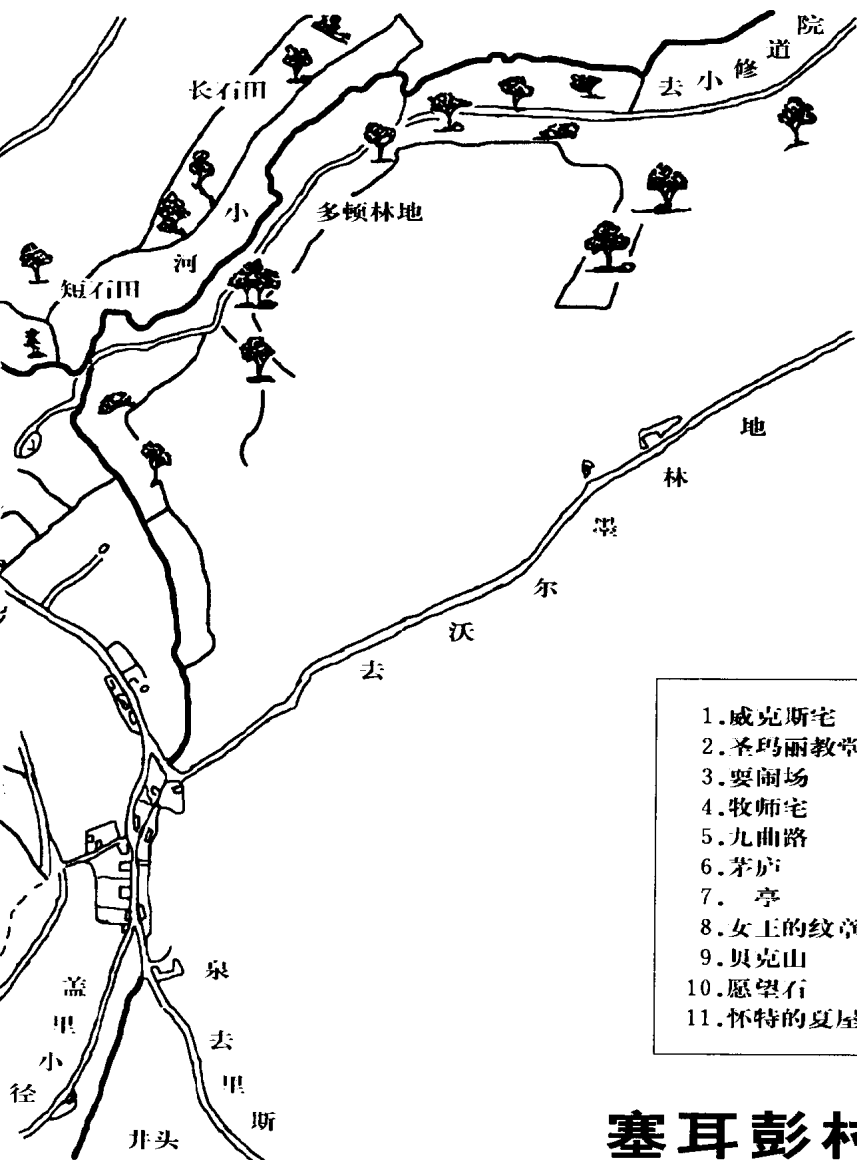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5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849-6/I·314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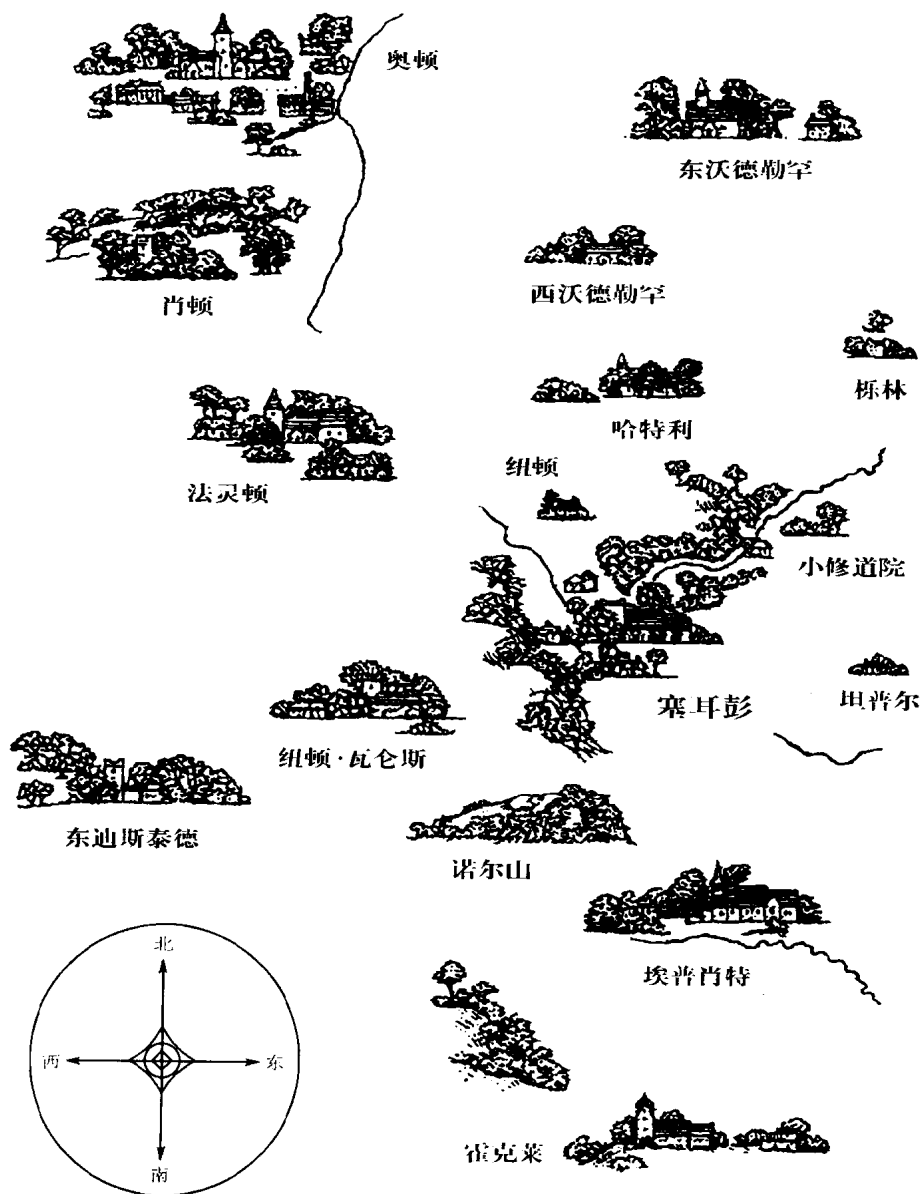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

塞耳彭村图



塞耳彭周边示意图

《塞耳彭自然史》^①

周作人

《塞耳彭自然史》——这个名称一看有点生硬，仿佛是乡土志里讲博物的一部分，虽然或者写得明细，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，总之未必是文艺部类的佳作罢。然而不然。我们如写出他的原名来，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，再加上著者的姓名 Gilbert White，大家就立刻明白，这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一异彩，出板一百五十年来流传不绝，收入各种丛书中，老老小小，爱读不厌。这是一小册子，用的是尺牍体，所说的却是草木虫鱼，这在我觉得是很有兴味的事。英国戈斯（Edmund Gosse）所著《十八世纪文学史》第九章中有一节讲这书及其著者，文云：

“自吉耳柏特怀德（Gilbert White, 1720——1793）的不朽的《塞耳彭自然史》出现后，世上遂有此一类愉快的书籍发生，此书刊行于一七八九年，实乃其一生结集的

① 此文系周作人 1934 年 6 月发表在《青年界》6 卷 1 期上的介绍《塞耳彭自然史》的文章，后收入自编文集《夜读抄》。正是这篇文章，促成了组织翻译出版此书的念头。今征得其后人的同意，作为代序弁于书首。——编者注

成绩。怀德初同华顿一道在巴辛斯托克受业，后乃升入奥克斯福之阿里厄耳学院，在一七四七年受圣职，一七五一年顷即被任为塞耳彭副牧师，此系罕布什尔地方一个多林木的美丽的教区，怀德即生于此地。次年他回到阿里厄耳，在学校内任监院之职，但至一七五五年回塞耳彭去，以后终身住在那里，一七五八年任为牧师。他谢绝了好几次的牧师职务，俾得留在他所爱的故乡，只受了一两回学院赠予的副牧师职，因为他可以当作闲职管领。怀德很爱过穆耳索女士，后来大家所知道的却滂夫人者即是，她却拒绝了他的请求，他也就不再去求别人了。他与那时活跃的两个博物家通信，一云本南德（Thomas Pennant），一云巴林顿（Daines Barrington），他的观察对于此二人盖都非常有用。一七六七年怀德起首写他的故乡的自然史，到一七七一年我们才看出他略有刊行之意，三年以后他说起或可成功的小册。但是因为种种的顾虑与小心之故，他的计划久被阻碍，直到一七八九年春天那美丽的四开本才离开印字人的手而出现于此。这书的形式是以写给友人的信集成的，还有较短的第二分，用另外的题页，也同样的方法来讲塞耳彭的古物。其第一分却最为世人所欢迎，在有百十册讲英国各地自然史的书出现之后，怀德的书仍旧保存着他那不变的姿媚与最初的新鲜。这是十八世纪所留给我们的最愉快的遗产之一。在每一页上总有些独得的观察使我们注意：

鹭鸶身子很轻，却有那大翅膀，似乎有点不方便，但那大而空的翼实在却是必要，在带着重荷的时候，如大鱼及其他。鸽子，特别是那一种叫作拍翼的，常把两翼在背上相击，拍拍有声，又一种叫作斤斗的，在空中翻转。有些鸟类在交

尾期有特别的动作，如斑鸠在别的时候虽然飞得强而快，在春天却推着翼像是游戏似的。雄的翠鸟生育期间忘记了他从前的飞法，像鸽子那样在空中老扇着翅膀。金雀特别显出困倦飞不动的神气，看了像是受伤的或是垂死的鸟。鱼狗直飞好像一支箭，怪鸥黄昏中在树顶闪过，正如一颗流星，白头翁像是游泳着，画眉则乱七八糟的飞。燕子在地面水面上掠着飞，又很快的拐弯打圈，显他的本领。雨燕团团的急转，岩燕常常的左右动摇，有如一只蝴蝶。许多小鸟都一抖一抖的飞，一上一下的向前进。（案此系与巴林顿第四十二书中的一部分。）

怀德无意于作文，而其文章精密生动，美妙如画，世间殆少有小说家，能够保持读者的兴味如此成功也。”

戈斯著书在一八八八年，关于怀德生平的事实不无小误，如任牧师一事今已知非真，不过在本乡有时代理副牧师之职则是实在耳。戈斯的批评眼乃了无问题，至今论者仍不能出其范围，一九二八年琼孙（Walter Johnson）新著评传云：“吉耳柏特怀德，先驱，诗人与文章家”，大旨亦复如是，唯其中间论动植各章自更有所发明。赫特孙（W. H. Hudson，旧曾译作合信）在文集《鸟与人》（Birds and Man）中有一篇《塞耳彭》，记一八九六年访此教区事，末尾说明《自然史》的特色云：

“文体优美而清明。但一本书并不能生存，单因为写得好。这里塞满着事实。但事实都被试过筛过了，所有值得保留的已全被收进到若干种自然史的标准著作里去了。我想很谦卑地提议，在这里毫无一点神秘，著者的个性乃是这些尺牍的主要的妙处，因为他虽是很谦逊极静默，他的精神却在每页上都照耀着。那世间所以不肯让这小书毁灭的缘故，不单是因为他小，写得好，充满着有趣味的事

情，主要的还是因为此乃一种很有意思的人生文献（Human document）也。”同文中又有两节可以引用在这里：

“假如怀德不曾存在，或者不曾与本南德及巴林顿通信，塞耳彭在我看来还是一个很愉快的村子，位置在多变而美丽的景色中间，我要长久记忆着他，算作我在英国南部漫游中所遇到的最佳妙的地方之一。但是我现在却不绝的想念着怀德。那村子本身，四周景色的种种相，种种事物有生或无生的，种种音声，在我的心里都与那想念相联结，我想那默默无闻的乡村副牧师，他是毫无野心的，是一个沉静安详的人，没有恶意，不，一点都没有，如他的一个教区民所说。在那里，在塞耳彭，把那古派的老人喀耳沛伯（Nicholas Culpepper）的一句诗略改变其意义，正是——

他的影像是捺印在各株草上。

带了一种新的深切的兴趣我看那些雨燕在空中飞翔，听他们尖利的叫声。这统是一样，在那一切的鸟，就是那些最普通的，那知更鸟，山雀，岩燕，以及麻雀。傍晚时候我很久的站着不动，用心看着一小群的金雀，停在榛树篱上将要栖宿了。因为我在那里，他们时时惊动，飞到顶高的小枝上去，他们在上边映着浅琥珀色的天空看去几乎变成黑色了，发出他们拉长的金丝雀似的惊惶的叫声。这还是一种美妙柔和的音调，现今却加多了一点东西在里边，——从远的过去里来的东西——对于一个人的想念，他的记忆是与活的形状和音声交织在一起的。

“这个感情的力量与执着有了一种奇异的效果。这使我渐渐觉得，在一百多年前早已不在了的那人，他的尺牍

集曾为几代的博物家的爱读书，虽然已经死了去了，却是仿佛有点神秘地还是活着。我花费了许多工夫，在墓地的细长的草里摸索，想搜出一种纪念物来，这个后来找到了，乃是一块不很大的墓石。我须得跪了下去，把那一半遮着墓石的细草分开，好像我们看小孩的脸的时候拂开他额上的乱发。在石上刻着姓名的头字，下面一行云一七九三，是他死去的年份。”

赫特孙自己也是个文人兼博物学家，所以对于怀德的了解要比别人较深，他大约像及弗利思（Richard Jeffries），略有点神秘的倾向，这篇塞耳彭游记写得多倾于瞑想的，在这点上与怀德的文章却很是不相同了。

《塞耳彭自然史》的印本很多，好的要值一几尼以至三镑，我都没有能买到，现在所有的只是“司各得丛书”，“万人丛书”，“奥斯福的世界名著”各本，大抵只有本文或加上一篇简单的引言而已。近来新得亚伦（Grant Allen）编订本，小注颇多，又有纽氏插图百八十幅，为大本中最可喜的一册。亚伦亦是生物学者，又曾居塞耳彭村，熟知其地之自然者也。伍特华德（Marcus Woodward）编少年少女用本，本文稍改简略，而说明极多，甚便幼学，中国惜无此种书。李慈铭《灯下读尔雅偶题》三绝句之一云：

理学须从识字成，学僮遗法在西京。

何当南戒栽花暇，细校虫鱼过一生。

末二句的意境尚佳，可是目的在于说经便是大误，至于讲风雅还在其次，若对于这事物有兴趣，能客观的去观察者，已绝无仅有了。郝兰皋或可以算是一个，在他与孙渊

如的信里说：“少爱山泽，流观鱼鸟，旁涉天条，靡不覃研钻极，积岁经年，故尝自谓《尔雅》下卷之疏几欲追踪元恪”，确非过言，只可惜他的《记海错》与《蜂衙》《燕子》诸篇仍不免文胜，持与怀德相比终觉有间耳。

《自然史》二卷，计与本南德书四十四，与巴林顿书六十六，共一百十通，后来编者或依年月次第合为一卷，似反凌乱不便于读，不及二卷本善也。卷首有书数通，叙村中地理等，似皆后来补作，当初通信时本无成书计画，随意纪述，后始加以整理，但增补的信文词终缺自然之趣，与其他稍不同。书中所说虽以生物为主，却亦涉及他事，如地质气候风俗，其写村中制造苇烛及迫希流人诸篇均有名。生物中又以鸟类为主，兽及虫鱼草木次之，这些事情读了都有趣味，但我个人所喜的还是在昆虫，而其中尤以讲田蟋蟀即油葫芦，家蟋蟀，土拨鼠蟋蟀即蝼蛄的三篇为佳，即下卷第四六到四八也。琼孙在所著《怀德评传》第七章中说：

“在《自然史》中我们看见三篇美妙的小论文，虽然原来只是三章书，这是讲蟋蟀的三种，即油葫芦，蚰蚴，蝼蛄是也。要单独的引用几段，这有如拿一块砖头来当作房屋的样本。一句巧妙的话却须得抄引一下。炉边的蟋蟀说是主妇的风雨表，会预告下雨的时候（巴林顿四七）。怀德的方法，用了去检视钻洞的虫而不毁坏他的住屋，这就是现代昆虫学家所用方法的前驱。一根软的草茎轻轻地通到洞里去，便能顺着弯曲一直到底，把里边住着的赶出来，这样那仁慈的研究者可以满足了他的好奇心而不伤害那目的物（同四六）。

“蝼蛄的故事对于有些博物学家特别有用，他们像鄙人一样都不曾见过一个活的标本。罕布什尔还是顶运气的

地方，离开那里人就少有遇见这虫子的希望。但是因为不知什么缘故，就是在罕布什尔现在蝼蛄也很少了，派克拉夫德在一九二六年曾经说过他想得这标本是多么困难。可是怀德却列举了三个土名，说是行于国内各地的，曰泥塘蟋蟀，啾啾虫，晚啾。这些俗名大抵似与他的飞声有关，既然各处有此名称，那么似乎证明从前蝼蛄分布颇广了。”

这样说来，我的计划很受了影响，原来我想介绍那蟋蟀三章的，但是现在全译既不可能，节译又只是搬出一块砖头来代表房子，只好罢休。那么还是另外找罢。关于苍蝇蜜蜂等的小文也都有意思，可是末了我还是选中了这篇《蜗牛与蛞蝓》，别无什么理由，不过因为较短罢了。这本是怀德日记的一部分，一八〇二年马克微克 W. Markiewick 编选为一卷，名曰《关于自然各部之观察》，内分鸟兽虫豸植物气象五部，附在《自然史》后面，以后各本多仍之，或称之为《杂观察》。其文云：

无壳的蜗牛叫做蛞蝓的，在冬季气候稍温和的日子便出来活动，对于园中植物大加损伤，青麦亦大受害，这平常总说是蚯蚓所做的。其有壳的蜗牛，即所谓带屋的 (Phereokos)，则非到四月十天左右不出来，他不但一到秋天便老早的隐藏到没有寒气的地方去，还用了唾沫做成一层厚盖挡住他的壳口，所以他是很安全的封了起来，可以抵当一切酷烈的天气了。蛞蝓比起蜗牛来很能忍耐寒冷，这原因盖由于蛞蝓身上有那粘涎，正如鲸鱼之有脂肪包着。

蜗牛大约在中夏交尾，以后把头和身子都钻到地下去产卵。所以除灭的方法是在生殖以前把他弄死愈多愈好。

大而灰色的无壳的地窖蜗牛，与那在外边的蜗牛同时隐藏起来，因此可以知道，温度的减少并不是使他们蛰居的唯一原因。

(廿三年四月)

〔附记〕关于怀德与其《自然史》，李文田君有一文，登在三月十七日天津《大公报》的《文艺周刊》第五十号上，可以参照。

“带屋的”是希腊人称蜗牛的名字，又亦以称乌龟，怀德讲龟的那篇文中曾说及。

导 言

格兰特·艾伦

约 1775 年的某时，汉普郡的塞耳彭村落户了一位安静、敦厚的牧师，他是牛津奥利尔学院的评议员，名“吉尔伯特·怀特”；那把这偏僻的村子，变为大西洋两岸爱好自然者的朝圣地的，正是此人。他并不像人们所误称的，是该教区的牧师；他挂着“奥利尔评议员”的资格；落户于塞耳彭，名分似只是“赋闲的绅士”，虽然在这里，或别处，他也偶行副牧师的职掌。但这并不是怀特第一次来汉普郡教区。此来只为落户于老家，安闲度日，不求闻达。他性子谦退，无意声名，所以他的画像，不见有存世者；虽然他的信札一版再版，任何一位英国名人的作品或都不如，而作者的身世之细节，得之却很难，只能从简略的记载中获知一二。

怀特一家与塞耳彭的关系，计有两代之深。老吉尔伯特·怀特，即博物家怀特的祖父，本是 Madgalen 学院的评议员，1681 年，经学院介绍，他取得塞耳彭教区的牧师一职，当时的教俸似乎很低。人们所以错错不止，总称这博物家为“塞耳彭的田园牧师”，部分的因由，是老吉尔伯特的墓表（这碑仍存于教区的教堂里）；而他孙子的碑版上，又镌有“本教区已故牧师”的字样，它指的虽是老吉尔伯特，而非他的孙子，但也加剧了人们的错误。这位

教区的牧师死于1727年，他著名的孙子年甫7岁；他遗有一子，名“约翰”，是一名“出庭律师”，即这些迷人书信的作者、名声大于乃祖的吉尔伯特·怀特的父亲。

小吉尔伯特·怀特于1720年7月18日生于塞耳彭教区。他死于1793年，这73年的一生，跨越了十八世纪的大半部，或三位乔治国王统治的时代。便是现在，塞耳彭也是一个偏远的村落，离铁路很远；而当时的地僻路遥，舟车难至，却又甚于今天。它夹在两条大驿路中间（一条去普茨茅斯，另一条是去温彻斯特的）；仅有深而陡的、被水冲坏的小路可通；为了这些小路可以走人，怀特做牧师的爷爷身后留了一大宗钱，说起这小路，怀特总是不胜情感。他的大半生，可说是在塞耳彭度过的；祖孙三代守于一地，为他积年不断的对地方风物的观察，自然提供了很大的价值。但他也不缺风雅的学问，与异地同道中的最优秀的人，也不乏交往。在巴辛斯托克读书时，他与托马斯·华顿是同学，此人日后成了著名的教士，因家门有子而享名，他的两个儿子，名气大于乃翁，约瑟夫是温彻斯特学院的院长，托马斯是牛津大学的诗学教授。少年怀特毕业于该校后，循次进了牛津大学，1739年被奥利尔学院录取，这一年他19岁。四年后的1743年，他获得文学士学位，1744年3月，又当选为评议员。这以后，他似乎在大学里至少住了三年之久。他的第一个副牧师职位，是在老奥莱斯富附近的斯沃拉顿取得的。但在1752年，他却成了牛津的Junior Proctor，由某些迹象看，斯沃拉顿的副牧师一职顶多是个虚衔。不久后他回到塞耳彭，于1755年最终落户，但继承产业的产业，则要等到1763年他的伯父去世后了。此后，他从不曾受人的诱劝而永远离开他亲选的定居地。人们请他去大学里就职，不止一次，